天水趙氏忍進堂藏書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四夷傳第六

北國上

序略

匈奴

序略

北國之先皆軒轅氏之苗裔世居朔漠雲北方嚴肅之氣故其人天資剛勁憙殺伐攻戰世與中國爲敵在唐虞時則有山戎夏時則有獯粥音育殷時則有鬼方周時則有玁狁上音險下音允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邑于豳今州也其後三百有餘歲狄人攻公王亶父亶父走千岐

下幽人從亶父而邑焉以作
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遂
命將出師而戍之莫不賓
服武王滅商放逐戎狄于涇
洛以北使以時入貢名曰
荒服穆王時周室衰王伐畎
戎而荒服遂不至懿王時
國中國被其害詩人疾而
王室愈微戎狄交侵暴虐中
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
王曾孫宣王大興師以征之
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是時戎狄復賓服稱
中興焉幽王遭驪山之禍身
死國破戎狄縱橫上子用
反下胡

孟反不復可制東遷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伐齊齊
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
走之後二十餘年戎狄遂
鄭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狄
狄后狄后怨而襄王繼母
與狄后及子帶謀為內應
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
侵盜尤甚周襄王出居于
初立欲修霸業興兵伐狄遂
子帶迎襄王入于雒邑而

文公遂以兵威攘戎狄使居
銀州今銀州是也
鹽州
河圍洛之間
圍音湩字本作圖音
晉北已有林胡樓煩之戎
不相統壹後百有餘年晉
曾朝王晉後百餘年當安
破之
句注山名在鴈門界句音鉤
以臨
其滅智伯分其地而有之
莫伯反
趙氏後與韓魏氏
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
西河上郡以與戎狄界邊
先是有義渠戎入居西河上
郡鬥築城郭以自守而秦
稍蠶食之至惠王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又伐魏趨

盡入西河上郡于秦惠王遂伐滅義渠秦既并有隴西
北地上郡乃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亦變胡服習騎
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高闕在九原郡
西北並步浪反而置雲中鴈門郡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
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舞陽者開之孫
也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諸胡中匈
奴為最彊中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李牧之
為趙將也匈奴不敢入於趙邊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

怙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今洛交寧化郡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地名）及秦亂劉項相持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濱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冒音墨頓音突）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之說以宗女爲公主妻之帝亦通和親其後復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焼回中宮（今扶風郡界）帝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之又納晁錯說募人實邊故終景帝世無大

惠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匈奴於是盡徙漠北矣是時漢境至于陰山乃自關河以西置酒泉等郡隔絶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其國大亂呼韓邪單于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單于遠遁康居竟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呼韓邪單于又來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匈奴單于爲恭奴善于單于復大冠盜莽又改號爲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

道窮追分裂其國竟不得志後漢建武末其國饑疫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廷臣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民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率爲竇憲破滅安帝世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閒劉淵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烏桓在漢武帝世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閒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東都時種類大盛光武納班彪之策又置校尉監領獻帝以後寇掠轉甚遂爲魏武所滅桓靈之際鮮卑轲比能所滅比能繼亦離散而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其後無據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魏氏世受其患明帝熙平以後其國始亂秉西魏時突厥暴興蠕蠕不能自立奔於西魏卒被誅滅突厥既盛又盡有蠕蠕故地北齊後周爭結婚媾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與沙鉢略爲仇大邏便西據烏孫舊地

號西突厥遂分爲二焉西突厥頡亦彊盛其後羣酋互
相攻滅因而傳繼離合不恒終唐中葉而後破散北突
厥自隋開皇中國內叛亂其主染干入朝于隋并徙種
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
親幸其部其後染干之子始畢可汗圖帝於鴈門僅而
得免後因隋室崩離華人奔湊轉更彊盛唐貞觀初頡
利可汗徑至渭橋卒爲太宗所臧自三代以還北狄盛
衰可略而紀其小國時有侵擾不爲大害者則不錄焉
唯契丹當武后世亦寇亂薊北部落世受唐室爵命然叛服無有常時絲延至于五季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邊隨水草畜
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
駃騠駃騠騊駼驒騱橐駝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騧種而
生也騱馬類也生北海騱橐駝後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騊駼驢類也佗音徒何反駃騠音決騠音提騊音桃驒音淦騱音賢逐水草遷
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
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

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
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
兵則刀鋋（鋋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
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當戰
國時國始大與燕趙秦三國爲隣秦并天下始皇帝使
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匈奴悉奪其河南地並河爲塞
因邊山險塹谿谷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以拒

匈奴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彊音其支）匈奴單于曰頭曼不
（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
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
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子名冒頓（閼氏匈奴皇后號關
太子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攻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
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
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射有不射鳴鏑所射輒

斬之已而冒頓復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彊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東胡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甌脫者於境上候望之處作土室若今之伏宿舍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胡稟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東胡王
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擊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
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
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
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
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
攣鞮氏攣音力全反鞮音奚反後書言單于姓虛連題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丈庚反
孤塗單于音丁奚反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
蠭音鹿蠭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號曰萬騎後書言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
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
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
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
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
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其大
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貴種

也後書後言有立林氏凡四姓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重口匀單于無文書簿領呼衍氏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抵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谷蠡最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音子余反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後書言匈奴俗歲有二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橐佗爲聚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滯音之反繞林木而祭也秋社八月中之祭無林木者乃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計者人爲一籌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至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軋音於點反軋音於八反大者死獄久者至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後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以左爲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如鳥之集其困敗走解雲

散矣戰而扶轡死者
丁零隔昆龍新犁之
放貴人大臣皆服以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因引兵南踰句注之
之會天大寒雨雪
走誘漢兵漢兵逐
是漢悉兵多步兵
兵未盡到冒頓縱

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
國 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
窳音弋主反犁音梨 於是匈
冒頓爲賢王服漢初定從韓王信
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
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
之隨北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
二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
相兵三十

曰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
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駓馬 駹青馬也驪深黑色駓赤
馬也駓音虍 駓息營反 高
帝乃使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王有神單于察之冒頓
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
矢外鄉從解圍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
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
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償之君償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償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音工豆反今歌吟之聲未絕而瘡痍者莆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

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弊已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敺與驅同陵轢邊吏入益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濳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

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虖音火故反　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與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服者天子所自服也袷者衣無緜也繡袷綺衣以繡爲表綺爲裏也袷音工洽反　比疎一　比音頻寐反疎字或作余　黃金帶一黃金犀毗一　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比也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

者今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
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
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中行姓說名也行音胡郎
反說音悅首悅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
以衣食異無巾於漢巾音斤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
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
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潼其音則同於
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識音式志反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
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
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
單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平
飲音於禁反食音嗣下同漢使者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

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翻屬益踈則相殺至盡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十二下交恕而室屋之極生力

毋怠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怨亂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陛土室之人顧無噣噣佔佔恐貌可當 噣音牒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噣噣佔佔耳 噣音牒佔音沾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美而已 中去聲 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善則怨善而善惡則候秋熟以驕驄騵踩乃稼穡也 騵音袁 日夜教單于候利空虛數入邊以畜產甚多遂至 陽信侯騎入朝那蕭

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
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壽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
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虜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
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苦之乃使使
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
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漆雕漆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且漆
者一人爲一官雕渠難者其姓名也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
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
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渠惡民貪降其
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
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
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
此道順天邺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感嘉漢

與匈奴鄰國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遣
單于秣藁金帛繒絮他物歲有數令天下大安萬民熙
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
萬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蜫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
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單于降
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
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
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
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
以父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
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
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
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

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嚴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
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
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以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

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
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
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
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剌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
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
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
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

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
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亡七千李廣出鴈
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因救廣救廣贖
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
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又入鴈
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
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至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人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這陽
地以予胡斗絕北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讀曰陡辟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
也其後冬單于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單于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
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妻匈奴數萬騎

入代郡殺大守共友（共音龔）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秋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匈奴右賢王怨漢奪其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益寇上谷以東圍保塞乘障又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纔數百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畜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益發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

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之主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
山得胡首虜二萬餘級禪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
千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
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
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從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
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
邪王休屠王恐謀降漢

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
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
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
及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四千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
春漢謀以爲翁侯信
爲單于計若幕北以爲漢兵不
乃粟馬發十萬騎
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
興五萬人令大將軍青驃騎
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
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

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
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
千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城寘
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
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
得其衆右谷蠡王乃去號後其
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
令音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
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勿許主父偃曰
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
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
處漢兵縱左右翼圍單
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加作因以名
日徒千反單于之走
單于久不與其衆衆
立爲單于眞單于復
位驃騎之出代二千
凡七萬餘人左王將

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音子餘反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

客問所使郭吉卑辭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屠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單于愛之陽許之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

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
鮮以爲郡濊與穢同或亦作薉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
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
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
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
去節乃坐穹廬外見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
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乃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

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
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
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
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亦謾
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
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
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
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乃留路

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立弘爲殊無意入漢邊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及野侯趙破奴他浞皆仕
角拔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號爲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
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
平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
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前後十餘輩而匈奴
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
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多
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
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
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浚音俊稽音雞）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
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
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
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

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禄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也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禄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稽太守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且音子餘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大國天子竟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

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

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撣音蟬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到音之日反左賢王驅

衆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屯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且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出東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陣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亦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矣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乃遣開陵侯將兵別屯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

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葉此城將士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范氏能詛胡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閉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邳居以北可後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邳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邳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雕都尉擊燀渠侯謀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燀渠譽陽縣也雖燀渠譽陽縣也隨反燀音禪燀音禪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浞野烏燕然山連邪烏地名燕然山在其中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斬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亂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開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失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

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攻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鬬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笞小過耳孰與見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惎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前後使者輒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貳虜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二萬入塞追二十餘日

匈奴孕重懷猜疑罷極苦之（重懷猜疑懷猜者也墮落也罷敗也苦讀罷讀曰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許矯單于令（矯與撟同）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撐犂孤塗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

韓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匈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共君其所未嘗肯貴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鄣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有正國而能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誓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漢兵至無奈我何今其子孫猶號之即穿井數百戍材數千積曰如人不能守此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得者蘇武馬宏等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恐戰死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匈奴貴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畜脫明年復還九千騎也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今可度以備塞云是時漢無所失亡匈奴見匈脫王有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

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
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
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
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
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
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將萬騎入酒泉張掖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蕃和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六擊大破
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我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
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以為犁汙王屬國都尉郭

惠封安成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二
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音步浪
反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而去是時漢邊郡邊火候望
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
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
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
國以為烏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
盜北邊幸無事繼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
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

交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誡明交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
中匈奴兵明交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
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
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
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
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
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
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浦類將軍
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浦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張掖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
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
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
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
漢兵大出老弱奔走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浦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
烏員（員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鹵馬牛羊二千餘
浦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浦類澤烏孫先期至
而去漢兵不與相及浦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
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浦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
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
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
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前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青泉祁連即戒弘使旨無虜欲還兵御

史公孫弘壽諫以為不可
軍出塞八百餘里至冊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
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
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亟留不進皆下
吏自殺擢公孫弘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
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秩牛汙都尉千長
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橐佗七千餘萬
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
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馬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轉屬者皆背畔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兹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

前黠前單于所幸愛閼氏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恤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音子移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

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
嗥君左地者 嗥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
與颾脫戰所戰傷甚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
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
王昆弟犂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
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 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
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
令北三歲入盜匈奴殺略
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
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
爲言兵鹿突盡侯而遣後將軍
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龍兵乃使顧王都犂朔次等入
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
而黠顓渠閼氏顓渠閼氏
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
千騎馬三百匹匈奴
千將十餘萬騎旁塞
平平立九年死自始立
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
單于病
請和親未報會單于
平平立九年死自始立
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
碧豆勿遠後數日單

子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之詣諸王未至郝音火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朐音劬鳥雖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復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閼氏及諸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時狲音先王歸妻父烏禪幕爲音市若反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烏禪幕者本烏孫公主

子人降匈奴狐鹿姑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貴賢撣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薄胥堂爲日逐王明年單于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翼小王

單于已立三歲暴虐殺伐國中大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願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亂無衆汗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呼韓邪單于是歲至所其民衆）

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立三年而敗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王其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北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黃樓頭爲右谷蠡王（黃音簧）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

當尸諶揭音丘劍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尸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薁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呼揭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剌單于使鄧隆音力追反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其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闌敦地闌音蘭敦音頓又音對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擊屠耆單于也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嘿姑地嘿音乃穀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擊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音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夷樓頭士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衰累烏厲溫敦呼遨累者其官號也遨音牛到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單于呼韓邪破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開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爲上戰鬬爲國家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雖殭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單于爲諸國所笑雖殭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屏蔽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鞮曰不然殭弱有時今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臣妾自且觀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益殭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婁音力反）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
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
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
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盭古戾字
戾草名也以戾染綬故曰盭綬）玉具劒（具劒帶劒口旁橫出者也衛劒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劒
（具劒帶劒口旁橫出者也衛劒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劒
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衛（衛音同耳）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猶於也四發發則四矢也）弊
敝十袭戰有衣（袭一襲也）安車一乘駕駟（駟一駟馬十五匹）黃金一
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
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
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
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謂願留光祿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有急保受降城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鹽池（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轉邊穀米糒乾糧也）

音備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少有老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

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亦亡虜欲攻之以稱漢（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返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即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

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言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颰脫皆殺之呼韓郅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郅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詔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郅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諸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經路刀金留犂撓酒（經路匈奴貨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也撓和也契金音酒中撓攪飲之契刻也撓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詔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郅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擊襲欲逐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徙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禦佗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甚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當頓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即中令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匈奴單于依阻其中治

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
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寨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
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
奴來寇少所隱蔽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
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
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畢
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
以候望通邊不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

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
所以絕臣下之覬故也設寨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真思舊逃亡四
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更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
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
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
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
匈奴中樂無秦候望急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

禁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嘉許嘉反）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之左伊秩訾懼誅將餘人降漢

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令佩黃王印綬及竟寧中
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
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哉失王意使王去不
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自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
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
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
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
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
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左伊秩訾兄呼衍
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且音子余反次曰虖衍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皐次曰且麋胥且音子余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亡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創初亮反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皐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全其立賤後世必

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旦暮脅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右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須卜當于皆匈奴之貴族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浦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逃通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名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音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譎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隆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絮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胸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谷蠡侯涂偹禪王烏珠留若鞮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此第二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邪之閼氏樂輿二人皆烏珠留之弟遣子右股奴王烏鞮涂音徒禪音壇胸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以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

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
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
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此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
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
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閉之省兩都尉士卒
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諸
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旨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
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子韓邪單于從長
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純北

偶音五口反　駼音塗下同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
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
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
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
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
弗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呿子呿雚愛寶
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

呿音去魚反　雚音權　愛寶音於二反

遣左大當户烏夷泠泠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畝牛畜去畢援臺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音遽

録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剩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遣還畢援臺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聖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而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以所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樂入噲請以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季布可嗇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隘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靚慨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禁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徼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徼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

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六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
尚羈縻之計不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
彊何者外國天性忘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
易疑以惡其彊難屈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
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掃姑繪之壁藉蕩姬之場羌屬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二時之勞固已蠲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菑古災字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
比之懸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
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
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而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

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謀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賈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曰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之民盛壯願從者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綵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虜水道里田遠 田音胡對反 況等之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渠與婦入侍 且音子余

反還歸復遣且鞮侯單于弟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右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郅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一等屬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過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勿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

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塞中
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
于雜胡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
還時奏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辜
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知牙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論厚賞賜焉漢既班四
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
奴以故事遣使者賣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
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舊豪縛到懸之舊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
及其官屬收略婦女焉耆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
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略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
烏桓曰持馬玄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
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還遣王莽之篡也建國元年
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巽陳饒烏帛敬下業六人多齎
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

曰匈奴單于璽其文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專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止不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着劄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餘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肯應者饒燕士勇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頗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單于無別願得故印將率不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白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駱遺即遣弟右骨都侯奉二十輿奉馬坐隨將率入謝因上書言故印將率遂到左谷蠡庭汙二王咸所居地見烏

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宻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稒爲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入衆二千餘人歐畜產畢國二千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獲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逆司馬丞譖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畔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乃護遣人與匈奴南埜汙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兵至一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將略戊己校尉

（上缺）

乃與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

（上缺）

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烏乃與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

曰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八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包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出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賢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笵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楊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

虎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今其衆人及左賢王樂得立遣立等都侯右伊秩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男子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者滿三十萬衆費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第追匈奴內之千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咸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當周宣王時獫狁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長蟲之螫蠆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輸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飢饉而北邊尤甚其發三十萬衆運糧三十日糧東接海濱西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膠薪炭重不可勝(蘆古金字鍰釜之大口者也鍰音冨)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疫疾之憂是故前世

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勢不能此四難也輜車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充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也雲中萬邪塞县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數百萬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撓擾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莽會諸蠻夷斬子登于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撓擾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為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

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
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
賢王以弟屠耆鬬氏子盧渾爲左賢王烏珠留單于在
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
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
以爲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貶賤已號不欲傳國
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
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
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
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
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之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
皆械檻付使者遣石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
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
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入爲寇入塞警如中國
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六五威將王咸率伏黷丁
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
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當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予
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夕遺單于金珍因諭說
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賜印綬封骨都侯
當爲後安公當予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
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更令自
差與之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黷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
而尸道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親自呼韓邪後與
漢親密見漢誼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
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
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
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
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茅以爲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
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寡女陸逮任妻後安公
奢陸逮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爲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爲公逮音録任音壬

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二云等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諸國級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騎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幸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救方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拜距掌音丑庾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益驕傲帝容忍待之故使命常通先是潦陽太守彭寵以建武初畔亂與單于共連兵因復立安定人盧芳爲漢帝使入居五原自是匈奴數與北邊九年帝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設重賞購求盧芳於匈

奴匈奴貪得漢財物乃遣萬騎還隆望得其賞而立方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戶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杰深二十餘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有傳國之漸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斯知牙斯者王昭君之子也于時單于兄烏珠留單于子比為右谷蠡王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見知牙斯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歷會稽闕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親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烏達鞮侯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承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稟襲日逐風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輒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復號以下皆稱若臣今白是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以下直稱臣也匈奴自五年春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

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十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往受之脩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二十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

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見皆泣下褁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曰虜衆北虜乃萬人騫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十云北庭二百餘里共立奧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嘗衣黃金璽盭綈綬盭音戾注已前見綈古帴反紫青色也安車駟馬羽蓋華藻駕駟寶飾鞍勒

乃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綵帛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三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醫巫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又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居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偵羅猶探候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隨於是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擊之虜萬冀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逐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北虜降者且不復來奚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

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見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求和親又遠驒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今立冨黨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垂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怨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邪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而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讀又以北單于忠孝之義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莫不為臣妾殊俗百蠻莫敢無親疎服順者賞畔者誅實時之惡之効也韓邪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詣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違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九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靳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乎韓邪等瑟空侯比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未遑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比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綵帶各一 綵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為常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死弟汙立為伊伐於慮鞮

單于汙中元二年立求平二年北匈奴護于立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汙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以永平二年立爲醯僮尸逐侯鞮單于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襄赴援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死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以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入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願示其冀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

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大僕叅彤及呉棠出朔方高闕攻皇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幕北云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又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皇林溫禺犢王復將衆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菩薩大飢肅宗憐愚詔給其分貧

人三萬餘口七年秋遣使金五百以賑恤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千騎寇雲中遮擊大破之斬首數百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三十餘萬頭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

聽雲遣驛使迎呼北單于復願與吏民合市詔書

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貿漢買爰谷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歐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二千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

衰耗當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死單于拒之子宣立爲伊奢尸逐侯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威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與北虜溫禺犢王卒遇卒音七忽反因戰擒其首級而還冬盖雲上言北虜以前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書奏帝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薰鬻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古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境埔之人屢

孅塗山灰父會於前子死於後弱女棄於野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嘗妻設位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宜遣信臣受其曲節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塞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扈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

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
庭大亂屠蘭儲皆前部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
長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以章
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
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
言臣曩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
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
所新降扈渠等詣臣道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北單
于剏艾南兵又畏干令鮮卑遮遠去依安侯河西今
年七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兄右賢王爲單于其
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
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
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
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六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
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
候大臣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

賞賜動輒億萬鉼垂拱安枕懃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
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右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
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六王安國右大且渠三交勒
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八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
屯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各一人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
以防内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各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
屯要害冀因舉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
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
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
匈奴未遇天時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
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
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歸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
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稽顙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
此今幸遇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
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
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大破之北單于

斬首虜二十餘萬事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事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迫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遂精兵千餘合戰單于被創憧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王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當衆聚盛領戶二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鞮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浦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言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劒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

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柱尚共追誘
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宣弟
安國以永元五年立爲左賢王而無稱
爲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河皆
其所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
即位子曾與之共諸新降初在塞外數爲師子
[illegible]由是
[illegible]言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
[illegible]單于與新降者有
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會龍祠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
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
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
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
由自聞而崇因[illegible]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
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
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
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
兵聚會必未敢搖動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

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
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
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
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
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
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
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
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
騎追赴之急報甘六恐安國勇胥都侯喜爲單于慮并被

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爲單
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以永元六年立師子新立降胡
五六百人夜襲其帳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到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爲
立前單于屠屯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
吏民燔燒邨落廬帳北向朝方欲度幕北於是遣
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
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

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二至大
稷逢侯乃棄氷度磷向蒲類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
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
二千餘級得生口二千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
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羌反
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類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首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
追七年正月重遣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龍遣鮮卑
烏桓羌胡兵封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
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其激社稷失
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
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
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白超疑畔
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六月兵四千人詣小萬
餘口衆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遣其弟左溫固鞮王
萬三千騎三千騎乃右賢王名也始與安國同謀寇上郡之白馬吾戰
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山谷間鈔邊民吏民亡入城龐奮
遣杜興詣郡兵擊烏吾戰衆及

詣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塞下起庭地築柱還遣將作大匠
送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死者略
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弟屠
尸逐鞮單于檀以永元十年立
以朝方太守王虎行度遼將軍
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
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
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賜遺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
當遣子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
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
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虎卒冬遣行車騎
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單于遣千餘騎
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大
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
士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
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及匈奴中亡命合萬餘人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四年遂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立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從逢侯於潁川郡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與溫禺犢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皆懷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以延光二年立是歲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爲度遼將軍時新附一部大人阿族等反畔脅呼尤徵欲與俱去呼尤徵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二千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頭冬法度卒永建元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度遼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

單于憂恐上書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數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鞮單于休利以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晷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晷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二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馬續迫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擊單于破之吾斯等遂更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從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當慎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深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

二軍疲言盡內給外非宜國之利宜令度遼將軍馬續
深溝高壘以固忿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
類可服國家無事公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又移
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
勝當時戎狄之所長中國之所短也彊弩勁城堅營固
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
長以觀其變設購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抍鞮等萬三千口
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討烏
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
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略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
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將張耽幽
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軍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已降
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
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
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
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萬餘人及其畜產財物裹馬續復免以

城門校尉吕武代爲度遼將軍漢安元年秋吾斯與冀
襲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略并部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堺
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
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馬駟玄車駙馬騎玉具刀
劒什物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
衣百戲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兔奉奏
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薁鞬旦二萬
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
于堺樓儲立五年死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
年立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
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延熹元年南
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爲
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
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
兒一心尚化何罪而黜其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
年死子萇以熹平元年立爲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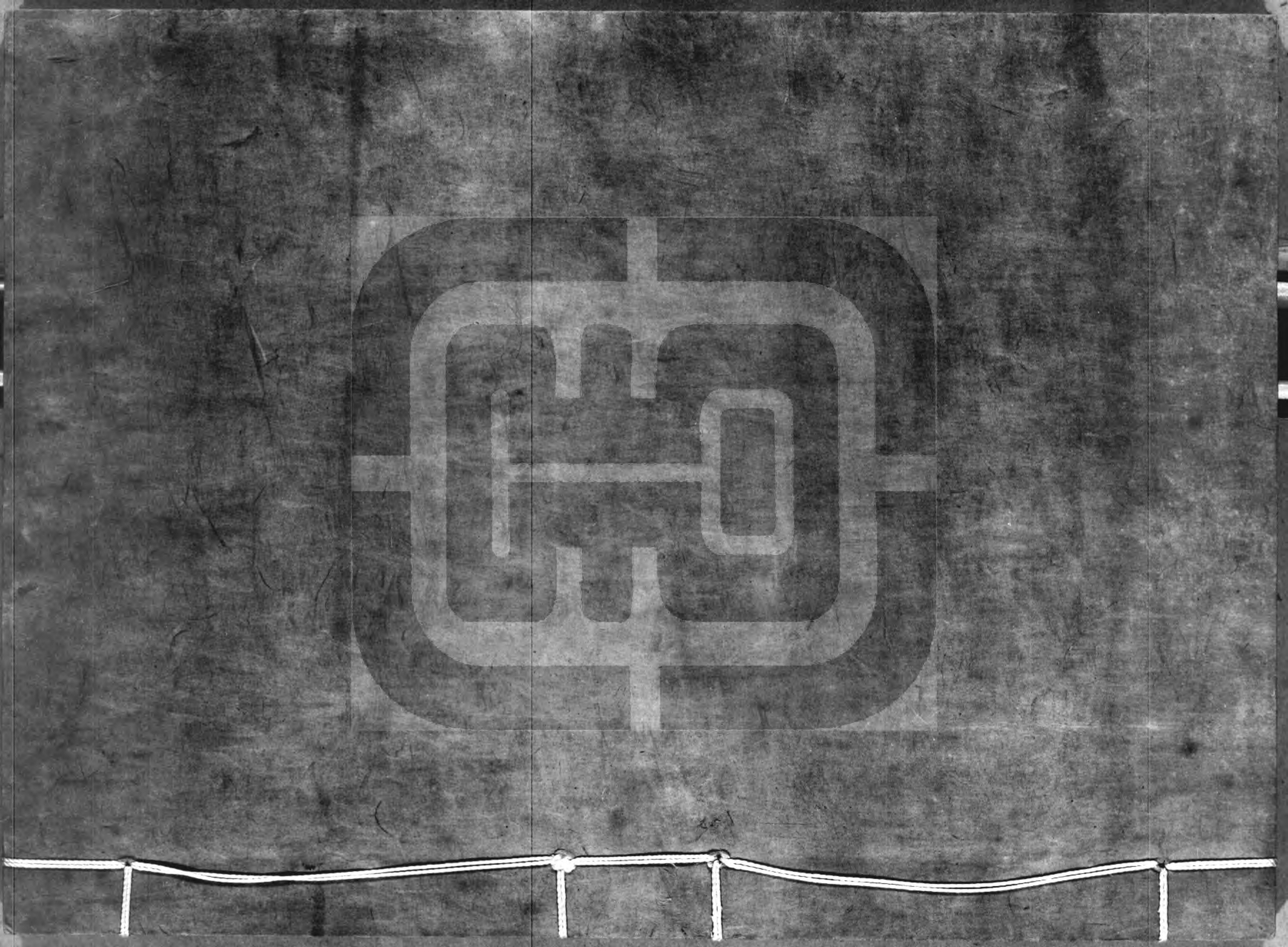
其名被
稱曰某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
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死子呼徵立為單于呼徵光和
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
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
詣廷尉抵罪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
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
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
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
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

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
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
保聚鈔略無所得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
止河東河東平陽也於扶羅國於此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
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
弟呼厨泉立為單于呼厨泉與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

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擊拒李傕郭
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二十一
年單于來朝魏武爲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
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
爲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魏世之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
居于太原故茲氏縣右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
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
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北部匈奴

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澮之間晉初鑒匈奴大
水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武帝復納之使居河西
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
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
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
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帥李恪殺猛於是匈
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
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
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

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冒及平城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畜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臣得一百部帥等復各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詔曰北狄荒服種類繁熾不可盡絕以威懷之使晉史云匈奴以部落為種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郁鞮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鞮種萎莎種黃童種勃蕩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九種皆有部落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左賢王左谷蠡王右賢王左賢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右溫禺鞮王左右尸逐鞮王左右溫敦閼氏左右渠搜王左右屠耆王左右呼衍王左右須卜氏蘭氏喬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雖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溫渠右溫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專主匈奴中國

百官也其國人勤民賢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募毋侯吳奮功還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部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敕第慶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以後匈奴種類羣聚難以驅逼而於扶羅之孫滿遂吞噬神州丘墟帝室云

四夷傳第六